

严修藏书手稿捐献与度藏

甄明

严修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与书法家,此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。其一生爱书、读书、藏书,他的蟬香馆藏书达十余万卷,为嘉慧后学,曾有四次捐赠的义举,其中多次与天津有关。

严修第一次捐书在清光绪二十年(1894),其赴任贵州督学时。由于贵州偏远,士子得书不易,为此携带十四箱书,“九流四部,应有尽有”放置学舍。第二次捐书在清代末年,时严修正在天津兴办学堂,特向位于玉皇阁的天津教育陈列馆捐书1342册,这批书后归天津图书馆。第三次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直隶提学使卢靖设立天津图书馆,其特捐书1200余部,计5万卷。第四次于1924年,其将《二十四史》

《九通》等数十部古籍捐献南开大学图书馆。严修先生逝世后,后人又将他遗留的诗文集、日记、杂记、函札等手稿,无偿捐赠给天津图书馆。

天津图书馆对严修藏书保存十分重视。由于“秘籍善本颇多,范翁所捐者有数万卷,设专橱以藏之”,并设立“范孙书库”,以示纪念。民国以后,天津图书馆更名为天津直隶省图书馆,由直隶学务所迁至河北公园(今中山公园),1918年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,奉军来津驻扎河北公园,并抢占了图书馆,遭到破坏。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后,图书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。1937年天津沦陷后,图书经

常有丢失情况出现。1938年,时任馆长杨鸿绶将图书馆迁至西关外联兴里一所民房,作为临时存书处。1939年2月馆长杨鸿绶去世,郑菊如继任馆长。

郑菊如接手后,正值天津汛情吃紧,念及联兴里地势低洼,于是找到士绅徐朴庵打算租赁徐家大院(今老城博物馆)15间房屋为馆舍。徐朴庵当场应允。不久,图书馆立即进行整理,在雨季前全部搬出。这一年,天津发生了特大洪水,但严范孙多次捐赠的善本以及他手写的日记却幸免于难,未受到水灾的破坏。

1940年1月26日《新天津画报》记者专门到图书馆参观。只见图书馆正厅五间,宽阔整洁,书架上“四库全书珍本,余者尚有许多,一时不及给目”。图书馆正厅中

间悬挂“观澜堂”篆字匾额,为姚品侯哲嗣姚鲤门所书。左面为天津名士王新铭书联“天未丧斯文,稍缓迁乔罹水厄;人如求旧物,仅存硕果等焚余。”并附跋云“……今年大水逾当其冲,得我菊如馆长先时乔迁,乃有今日,天幸也。乙卯小春,王新铭并识”。右边挂第三民教馆馆长冯孝卓书联“遗藉保蟬香,劫历沧田,匱在珠存,苦费营成忆严华;学宗衍高密,经传桑梓,躬披手检,又劳搜取迈毛黄”。上联称赞严修捐书,蟬香为其书斋名;忆严华,指图书馆开创之时,严修、华世奎予以大力赞助;下联称赞郑菊如抢救图书,所谓高密指东汉学者郑玄(山东高密人),学宗衍高密比喻郑菊如为郑玄再造。王、冯二人,书法辞章,冠绝一时。记者认为这二楹联,“可作观澜堂上之序引读云”。

春到海河放鱼鹰

孙连旗

早年间,海河沿岸居住的人们,在春日河开之时,听到“叮当、叮当”“哦喝、哦喝”的喧闹声,定会眼睛一亮:天儿暖啦,河开了,放鱼鹰的又来啦!

鱼鹰,又名鸬鹚,属游禽类,一般栖在船头或船尾的支架上。鱼鹰以黑色居多,个把雪白的混在其中,特别引人注目。当然啦,最吸引人的当数鱼鹰捕鱼,那场面简直可用“壮观”来形容。

不知为啥,当地人养鱼鹰的极少,即使干了此行,也是孤舟独放,不像从河北白洋淀来的老乡们,十几条渔船结成伙儿,百十多只鱼鹰分船载。

捕鱼开始啦!

十几条小船,每个船老大操控一条船,把河面围成几十米的大圈儿。与此同时,各船上的另外一个

副手拿着几米长的粗竿,纷纷将鱼鹰赶到船下。刹那间,单竿击水“啪啪啪”,双桨搅浪“哗哗哗”,响板齐鸣“叮当、叮当”,群汉高喊“哦喝、哦喝”……平静的水面一时间白沫飞溅,琼花朵朵。纷纷扎入水中的鱼鹰,接二连三地鱼儿叨了上来。持竿人轮竿轻打,鱼鹰将头一缩,眨眼间已稳稳立在了竿儿上。持竿人抓住鱼鹰的脖子一挤,鱼鹰口脖间的鱼儿哧溜滑进了船舱里。紧接着又把鱼鹰抛入河中,让它们继续战斗。

岸上看热闹的小孩儿纳闷啦:鱼鹰为嘛不把鱼吃了呢?因为那鱼鹰脖子上都套着一个绳扣,它使得鱼鹰吞鱼时吞不下去。当鱼鹰捕到数斤沉的大鱼时,捕鱼人要当场奖励,解开鱼鹰脖子上的绳扣儿,赏它一条小鱼吃。

天津名人漫像 刘继卣

(李志平 文并绘)



重形重神创新奇,工笔写意皆妙极。新连环画奠基人,当代画圣名不虚。

恽毓鼎以撰写《崇陵传信录》闻名于世。其祖籍江苏阳湖,后落籍河北大兴。在京为官期间,由于直隶籍的关系,与天津人严修、华世奎、李士鈇等朝臣过从甚密。尤其与李士鈇同朝为官多年,民国改元后仍保持联系,并结为儿女亲家,在京津之间来往频繁。恽毓鼎著有《澄斋日记》,其中有一些与李家来往的记载。

恽毓鼎(1862-1917)字薇舄,又字澄斋,清光绪朝进士,曾为光绪、宣统朝的宫廷史官。其第一次到天津李家是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四月,是为投资津浦铁路事,与李士鈇、张伯纳、王爵生、徐梧生等到天津面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,当天住在东门冰窖胡同的李家。转年,恽毓鼎再为津浦铁路事,与李士鈇、刘惺安到天津,面见时任直隶总督杨士骧。其在日记记载称,十一月“初五日,晴……(中午)饭后归寓少息,复至李氏荣园,赴李三昆仲之邀。散后诸君约观剧,余以先世父忌日辞”。其中,“复至李氏荣园”说明恽毓鼎这是第二次来到荣园。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很可能是其第一次去荣园的时间点。

恽毓鼎不仅与李士鈇相识,还与李士铭、李士钰有交往,所以到荣园游览有“赴李三昆仲之邀”一说。所谓赴邀,实际是到荣园吃饭,饭后还安排他在荣园听戏,由于

这天是恽毓鼎父亲去世的忌日,故将听戏推辞了。说明李氏荣园有待客、看戏等私家聚会的功能。

日记中有一段对荣园的详细记载。1912年4月1日,“午饭后访李嗣蓆前辈(侨寓小营门洋楼)、张重卿、高松泉皆会,坐谈甚久。嗣公邀游李氏荣园,余曾两至荣园,皆不及春时,今则红白桃花一千余株盛放,几疑身入武陵溪中。步登山山顶远眺,泛舟湖中,绿波滑笏,尘襟顿涤。处危城半年余,至此殆同世外矣”。从这段话可见,恽毓鼎这是第三次来到荣园。前两次一是初夏,另一是冬季,这次逢春天来到荣园,感觉不一样。特别是荣园的桃花盛开,而且红白相间一千余株,大有陶渊明置身桃花源的那种感觉。当他登上宝塔山远眺,在湖中泛舟看着碧波荡漾的时刻,尘世杂念顿时涤除。因为这半年,恽毓鼎身居京城,遭遇了人生当中的重大变故(清室退位,民国改元),这位前朝重臣失去了所有的荣华与富贵,身心压力可想而知。为此,当他置身荣园鸟语花香、山水空灵之间,就不免有世外桃源之感。

这一年,李士鈇托李符曾(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)出面做媒,将其子李宝训(典臣)与恽毓鼎的二女儿牵为姻缘。恽毓鼎与李士鈇由知己到姻亲,成为李家一段佳话。

津门园忆之荣园纪事

恽毓鼎三游荣园

曲振明

●老口福 摊嘎巴

这段摊嘎巴的往事,发生在农业合作化前的天津农村。

到年根

底了,家里男人们张罗着要杀猪。那年头,农民只有过年才开荤吃大肉。主妇则要推磨,准备各色粮食,其中有蒸年糕的黏面子,蒸馒头的富强面,还有绿豆面、小米面——因为年前还要摊嘎巴。

记得小时候在姥姥家过年,摊嘎巴时往往几个舅妈一起忙乎——其实就是大舅妈在干,余皆围观,嗑瓜子,说说笑笑。摊嘎巴以绿豆面为主,配上小米面,还要加点白面提高黏度。漂亮手儿的大舅妈自己填把火儿,看看锅热了,舀上一豆面糊糊往锅里一淋,马上跟着两勺三勺淋锅里,用勺背一抹一

刷的,把绿豆面糊摊平,攪匀,再麻利地用脚踢到灶里几根柴。有其他舅妈要上来帮忙,大舅妈说:“不用不用,你不知道我用嘛火儿。”大舅妈摊嘎巴驾轻就熟,不耽误跟妯娌们说笑。看看差不多了,她用铲子沿锅边一铲一撬,撂下铲子,俩手一提,一张锅形的嘎巴出锅了。挨她近的舅妈接过来,放到院里晾干;有时也会撒一张给我们小孩儿,院子里便是一片欢腾。

那时,摊出一大摞嘎巴,便是正月里待客的饭菜了。那嘎巴,一来可代替粉条子烩肉菜,它比粉条好吃多了;二来嘎巴也可单独做个酒菜儿——“炒嘎吱”,来访的亲戚爷们儿用它喝酒。

津产石棉大翻身

由国庆

普通百姓对石棉的认知通常在修缮房屋常用石棉瓦(板)等方面,其实,除了建筑业,石棉还广泛用于工业、纺织等多领域,有“不灰木”的俗称。

百多年来,民间遗存的

与工业、建材相关的广告故纸为数不多,笔者收存有一张老天津火炬牌石棉的广告,当属“冷门”,小小纸片恰能折射早期石棉生产的些许印痕。

清末,水泥、石棉尚属新型建筑材料。晚清洋务运动掀起,建设石棉工厂迫在眉睫。1912年5月,春华石棉厂(南市)在天津艰难起步,仅用少量资金就实现了石棉国产化。时隔不久,天津石棉公司(1916年,黄

家花园)、瑞记石棉厂(1923年,东八经路)、中华石棉公司(1934年,南门外富贵大街,后并入陆安大街)陆续成立。

笔者手边的这张外销石棉产品的广告约印行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,落款企业名为中国杂品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。广告上以英文为主,顶端可见湖蓝色的“ASBESTOS”与黑色的“products”大字,即“石棉产品”的意思。纸页中心位置画着一只手高举着红色火炬,光芒四射,光芒中有“火炬牌”与“TORCH BRAND”黑色、红色大字,还附“注册商标”小字。

纸页下端是公司名称、地址,公司位于天津大沽路(纸上原文“Taku Road”)114号。大沽路原名海河叠

道、海大道,到了1945年,海大道更名大沽路。1952年,以徐州道为界,这条路分称大沽北路、大沽南路。地名信息也成为推断这张故纸年代的重要依据。

笔者另见一张1947年6月的发票,是天津德华石棉厂(河东锦衣卫桥东)给耀华玻璃公司开具的,票面信息显示,耀华公司购买“石线带”400条,费用总计(旧币)3920万元。

一般记载常见中国石棉生产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说法,通过解读故纸回眸往昔,我们可以说,天津在相关行业应走在了前列。

津沽文丛

故纸探微老天津工业之四

